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短篇小说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DUANPIAN XIAOSHUO  
JUAN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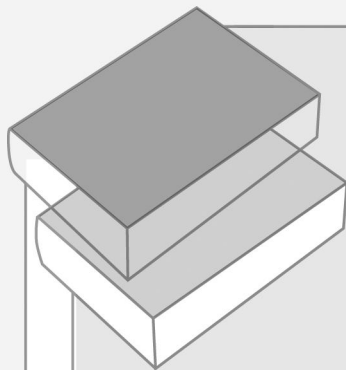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卷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 (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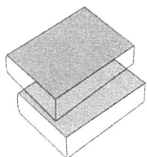
# 短篇小说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 DUANPIAN XIAOSHUO JU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短篇小说卷 / 江西省作家协会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762-0471-1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江西—当代 IV. ①I21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19825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62-0471-1
定 价	5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20-119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 编委会名单

### 顾 问

马玉玲 叶 青

### 编委会主任

李小军

###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晓莉 石兰芳 李芬芬 李洪华

陈怀琦 范晓波 林 莉 袁 萍

彭学军 曾清生 樊健军

### 组织单位

江西省作家协会

### 本卷主编

樊健军

##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变迁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到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潮又一潮的文学浪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去。江西省作家协会为此相继编选了“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九十年代江西文学作品选”“江西作家精品丛书”等,旨在梳理、总结江西各时期文学成果。

转眼间,新世纪走完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衍变。回望这二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也存在着相应的难度和考验。

具体到江西文学,其不可避免地在一个大的文学语境中,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网络的兴盛而产生惊人的变化。作家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乡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脉动,更加用心地辨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呈现的世道人心。

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澄澈。广大作家依然保持了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依然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势谄媚。他们理智地思考、敏锐地发现,他们的创作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不是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不是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而是在保持文学的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

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等方面,形成大的共识。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江西文学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省的文学,除了是对时代的观察、记录、反映外,也必然和该地域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们生存耕种的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我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是丘陵和盆地。这就使得江西文化包含着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种成分,呈现出兼收并蓄、交汇融合的特征。晋唐以后道教、禅宗的进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丰富了江西的文化色彩。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带有鲜明的“南方”特征:从容、散淡、轻逸。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市场行为和消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但是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文本上的优雅质感,他们以轻逸的话语姿势,通过一种“以轻击重”的方式表现社会变迁带来的人的内心的焦灼和冲突,以清新、质朴的文字来覆盖生活的复杂和不易。这样一种文学特征,给读者留下了“追求的不是力量,而是和谐”的印象。这种文学面貌,传承了江西文化传统中那种“中和”精神和灵性智慧的优长。我们与其说,这是江西作家一种不自觉的表达方式,毋宁说是一种寄寓了作家主观意识的叙述哲学。

生活不断,生命不息,文学探索与表达的步伐永不会停止。时代和人民始终要求作家用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目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欢欣和伤痛;要求作家不断思考:文学如何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如何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和回应。所以,努力去发现并艺术化地激活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文学作品,依然是江西作家的重要职责。

熊正良	湮灭 / 001
杨剑敏	突厥 / 011
阿 袁	长门赋 / 028
朱传辉	力顿的晚餐 / 045
陈 离	午夜的门 / 051
赫东军(满)	雁过留痕 / 070
樊专砚	一罐鸡汤 / 085
刘伟林	良宵 / 094
傅玉丽	一句该死的话 / 108
陈 然	一根刺 / 120
阿 乙	阁楼 / 134
范晓波	过故人庄 / 152
宋小词	刺猬心脏 / 168
文 非	周鱼的池塘 / 183
王 芸	羽毛 / 193
温燕霞	无常 / 216
茨 平	打鼠记 / 224
陈世旭	欢笑夏侯 / 239
杨 帆	德馨园 / 262
樊健军	穿白衬衫的抹香鲸 / 277
刘 华	斯文 / 293
陈蔚文	磨损 / 308
刘国芳	他叫王晓东(外一篇) / 325
陈永林	亲吻一棵树(外一篇) / 331

# 湮 灭

◎熊正良

小说里的我被人劫持了，且大腿上被割了十刀。从此以后，我总是清晰地看见刀片在灰暗中闪光，听见切割皮肉的细腻声响，所以我总是不寒而栗，生活在恐慌之中。但是有一天，我发现那些伤全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一点被割的痕迹都没有了。怎么回事？难道我从来就没有被割过？那么，那些生命中的痛，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大街上闲逛的时候被人劫持了。劫持者戴着那年夏季流行的宽边墨镜，和我一样站在一棵倒槐树下。倒槐树是一种介于灌木和乔木之间的植物，它的枝干和树叶一样泛着一种水汪汪的翠绿，弯垂的杈桠上缀满了小而圆的叶片。这种树在我们这座小城的历史上最多只有五年，在此之前街边都长着洋枫和法梧，人们把那些高大的乔木连根拔掉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柔美而优雅的倒槐树。

因为这棵树的缘故，我没有看清劫持者的嘴脸。当时是夜晚，大约在九点半到十点半之间，我走在芝麻路左侧街檐下。芝麻路是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道，街名几经更换，由人民街、东风路之类而变成现在的芝麻路。看过电影《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咒语，由此可见市政当局有关街名的考虑总能跟上时代潮流。但是不管这条街叫什么，它

实在是太老了,两边的建筑大部分都经历了起码半个世纪以上的风雨飘摇,尽管不断地在门脸上粉饰和翻新,但内在的衰朽总在不断加剧。尤其是更名为芝麻路以来,两边店铺经常失火。失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电线短路(电线老化;另外那种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里一般都生活着许多肥硕的老鼠,它们喜欢用发达的门齿去啮啃硬物,其中包括电线)。很不巧的是,当时我正经过一家两天前被烧毁的电器商店,它的尚未倒塌的门脸一片烟黑,而来自右侧的灯光(五颜六色,闪烁不定)被那棵倒槐树挡住了,我和劫持者都站在一团灰蒙蒙的暗影之中。

现在是又一个夏季,距我被劫持的那个夜晚已有些遥远,其间横亘着近两千个日日夜夜。我在回忆那件事情的时候,对那件事情本身的疑惑总是不断地加深着,它真的发生过了吗?它发生的情形太像当下某些影视故事中的情形了。日复一日,疑惑重重叠叠有如烟瘴,但那件事情就像一棵站立在烟雾里的枯树,颜色深黑,形态毕露。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似一幅现代派绘画:孤零零的人与物的相互守望。

夜晚的芝麻路比白天更为热闹,那个晚上也是一样。在被漆成米黄色的铁栅栏内,我夹杂在稠密的行人之中,就像森林中的一棵树或一棵草,没有丝毫引人注目之处,然而劫持者却悄悄地靠近了我并且用一件硬物(我觉得很硬)顶在我的腰眼上。我一点也没想到会被劫持,我以为硌着我的是一只手提袋或一只胳膊肘。我企图用手把它拨开,结果我摸到了一把刀。我觉得那是一把比我们通常用来削水果的刀要小一些的刀。

我就这样被劫持了。最初我想看看劫持者是谁,我想很可能是哪个狗日的在玩我。我把脸扭过去,但是一只竖立着的巴掌把我的脸挡住了。我只瞥见了一副宽边墨镜(镜片在树影里泛着灰光)。那只巴掌将我的脸缓缓地推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听见我的颈脖子发出了一种像转轴般的吱呀声。

“别乱看,刚才看哪儿还看哪儿。”劫持者说。他的语气很轻松。刚才

我在看两条腿，那两条美丽的腿裸露在一条白色的短裙下面，现在它们不见了，被一些其他的腿遮去了。我对劫持者说：“我失去了目标。”劫持者说：“那你就随便看，只是别回头。”

芝麻路并不很长，我被一把小刀顶着由北向南走去，然后又向西，这时候已是另一条路了，我在这条路上对劫持者说：“如果是绑票的话，你肯定搞错了对象，我是一个穷老蛋，没有什么油水的。”劫持者说：“走吧。”我说：“可能我和你要找的那个人长得很相像，你把我当成他了，找错了人你可就白忙一场。”劫持者说：“你怎么知道我找错了呢？”我说：“你没有理由这样对待我，我听说人家绑票都是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哪有找我这种人的？我只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劫持者居然笑了起来，他说：“小职员真啰唆，走吧你。”我说：“我这不是在走吗？我只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劫持者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我的刀子顶住了你，你这个地方有肝脏，往中间挪一点是你的肾，再往上移是你的后心窝，这都是一些性命攸关的器官。”他接着问我：“你肯定听说过一句话。”我说：“是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说：“看来你算得上一条好汉。”

我被他说得啼笑皆非。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喊叫或者逃脱。若要这么做不是太难，周围都是人，难道真没有几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碰上一两个便衣。但是我最终没有喊叫也没有逃脱，我表现得很合作。我怕我挨不起那一刀。这家伙看起来是个老手，他一定会非常及时地给我一刀，而这一刀绝对非同小可。我不想出现这样的情景：我的后心窝里或肝部插着一把刀，踉踉跄跄歪歪斜斜地奔跑，像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鹿一般颓然扑倒，让人们尖叫着围过来看我怎样抽搐、怎样流血。

后来我一个人坐在一座断塌的旧桥头上。劫持者都走了。他们一共是四个人。我坐在那里流血。我的两条大腿上被他们分别割了好几刀。他们好像只为了要割我的大腿，一个人用刀把我顶到这儿，其余三人在这儿等

着。他们掏出一团白布让我咬住,然后就很从容很仔细地割我。他们一律戴着宽边墨镜,从前面那座霓虹般飘在河上空的新大桥上照射过来的光亮像月光一样暧昧,他们的脸依旧模糊不清。他们在我每条腿上割出了五条蜿蜒的口子,我的血弥散着一股热乎乎的腥味,泻在地面上的晕光现在变得潮湿细润。他们割完了就走了。我开始感到有冷风流过。从桥栏下面浮上来了青蒿和水的气息。残存的桥头像一颗巨大的兽头伸仰在河沿。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把拆毁旧桥的工作进行到底。我看着我的血在坑洼不平的桥面上漫漶开来,用冰凉的手指扯掉嘴里的白布,紧接着我的空荡荡的嘴里就发出一声呼喊。

“救命——”

大约午夜时分,我的朋友李东把我送进了市立医院。李东说:“呼的那个人是谁?”我说:“一个陌生人,我请他帮我呼你。”那天晚上李东在玩麻将,呼机响起来的时候他刚摸到一手好牌,他和了那把牌之后才看呼机,然后匆匆赶来。他说:“这种事应该找人民警察,找人民教师干什么?”我流了很多血。我的身体像一块正在融化的棉花糖。我软绵绵地说:“李东,你幸灾乐祸!我操你。”

事后李东说,他说那些话是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还活着。他说,一看见我他就直发抖,我坐在那里真像一个死人,脸又灰又白恰似一张蜡光纸。

其实李东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脸仍然像一张蜡光纸。我仰卧在病床上,下午的阳光透过一层沾满灰尘的窗纱斜进病房,越过输液架和我的脸,像米汤一样浸泡着我的腿。那些刀口经过缝合之后如蜈蚣一般难看。一位给我缝合的大夫对他的几位年轻助手说:“你们看怪不怪,割他的刀子居然准确地绕过了他的筋脉。”他们的脸都被大口罩蒙着,他们的声音像雾气一样迷蒙。我昏昏沉沉,脑子里一塌糊涂,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我望着李东,神色茫然。

李东说:“那些人是谁?为什么割你?你知道吗?”我摇摇头。李东说:

“你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进行过敲诈？”我说：“一个在机关里抄抄写写的人能敲诈谁呢？”李东又说：“你是不是坏过别人的事？比如扮演一个一身正气的角色？”我说我扮演不了那类角色。李东点点头，说：“那就是你挖过别人的墙脚，像横刀夺爱什么的。”我反问李东：“现在还有人肯为这种事动刀子吗？”李东笑道：“难说。”

这个下午李东给我举了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某男因为某女移情别恋而将某女连砍七刀；又比如只为一坨溅落在鞋上的烟灰，某男被一拳打瞎了一只眼睛，事后追究起来原来是他撬了别人的女友；等等。李东说：“你别以为这是些旧闻，跟我们在孩童时代听到的一样，这可是我近来在报上读到的。你要知道，只要有男人和女人，这种事就会层出不穷甚至花样翻新。你听说过花钱买凶吗？只要花点钱，割你这么几刀是很容易的事。”

我被李东说得毛骨悚然。当时旁边有一位叫小孙的年轻医生，李东说：“你不信可以问这位医生，他们肯定知道这种事。”小孙医生笑了笑说：“我们还没出校门呢。”

小孙是一位实习生，他曾经帮助李东把我弄进急救室。他吃力地抱着我的两条腿，我的血弄脏了他的白大褂。后来我和他以及他的几位同学都成了朋友。在我住院期间，小孙对我很好。他有一个女友，毕业后分在市立医院，那时候小孙很着急，也想留在市立医院，便请我帮忙。我给他找了几位科长和两位副处长，我只能找到这么些人，没想到小孙居然办成了，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分别串了几回门便如愿以偿。事情办成了之后他有些得意，他对我说要打倒这些人真是太容易了。他虽然留在了市立医院，但仅仅几个月以后就和女友分道扬镳。有一段时间，他天天晚上到红月亮酒吧去听一位业余女歌手唱歌。

我住院期间有一些人来看望我，他们分别是我们科里的科长、我的女友、几个朋友和一名警察。科长是领导，领导来看望一个受伤者无非体现

了一种漫无边际的关怀,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女友的到来则使我感到了一些较为具体的安慰。我的女友略胖(我不喜欢太瘦的姑娘),她一来就说:“哪个王八蛋暗算你?”她喜欢把人说成蛋,比如浑蛋、傻蛋之类,有时候干脆就是一个蛋。我很欣赏她这么说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所以她撇开原来的男友投奔了我。原来的男友又高又瘦,以前常跟我和李东在一起玩,自从胖妞(此称谓只限于我们两人相处时使用)冷淡了他之后,他便视我为仇敌。那个下午李东费了那么多口舌来开导我,其实就是要我怀疑胖妞的前男友——那个又高又瘦的王八蛋。

警察到来的时候胖妞正在为我削一个梨。这位警察看起来是个很直接的人,他一坐下来就要求我讲述事情的经过。我讲得断断续续。胖妞削梨的声音使我深感不安,这种湿润且有些生脆的沙沙声很像刀子割我时的声音,我的裹在白纱布里的大腿感到一阵锐利的疼痛。这种疼痛像水漫沙滩一样漫过两股、肛门、腰椎,然后到达心脏所在的部位。我无计可施。我对胖妞说:“别削啦。”可是胖妞削好了一个又开始削另一个。她觉得出于礼节应该给警察也削一个。我只能忍受。我像一个被尿憋急了的女人一样用力夹紧双腿。我就以一种这样的姿势向警察讲述那些家伙怎样割我……他们拿着小刀,割了一刀又一刀,沙沙沙,沙沙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害怕听到这种沙沙的声音。当然现在不怕了,现在我可以若无其事地削一个梨或者苹果(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我怎么会那种声音毫无感受,我实在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过程),但那时候我被这种声音逼入了绝境。我的样子一定狰狞可怖。我歇斯底里地大叫了一声。

“别削——”

胖妞浑身一抖。她对我的骤然喊叫没有任何防备。水果刀从她的左手大拇指滑向手掌。只削了一半的梨掉落在地上。她一只手拿着水果刀,另一只手在流血,愣愣地看着我,然后把刀扔在床头柜上,说:“浑蛋。”她转身离

去的动作非常夸张,以此来表示她的愤怒,但她没想到她的腰臀和腿在扭动之间所显露的曲线过于性感,以至使她的愤怒显得美妙动人。

警察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他有些惊愕地问我:“你怎么啦?”然后又闻声赶来的小孙:“他怎么啦?”我怔怔地看着对面一个窗口。那里阳光灿烂。我说:“没怎么。我不愿意她老削梨。”警察笑道:“为一个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再说我也不大喜欢吃梨。”他的意思似乎是我舍不得让他吃一个梨,这真要命,我无法向他解释。我指着胖妞削好的一个梨对他说:“吃吧。”他坐着没动,我又说:“吃吧,没关系的。”

警察一直没有动这个梨。这个削了皮的梨在明亮的光线中呈现着一种水汪汪的玉白,然而尽管如此,它已经不是一个梨了,它由一个甜润的梨而变成了一件冰凉坚硬的事物,横陈在我与警察之间。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警察本来就很直接的风格变得更为直接,他简明扼要地向我提了一些问题,要我逐一据实回答。在这方面他比人民教师李东要高出一筹,这表现在他所提问题的数量上,除了李东曾经向我提过的问题,他多出了这么几条:

1. 是否参与过赌博;
2. 是否与某犯罪团伙(比如贩毒团伙或走私团伙之类)有瓜葛;
3. 是否与有夫之妇私通;
4. 是否知道太多的秘密;

.....

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对第四条有些犹豫,它太含混,并且有一种卷宗的气息。我问警察:“谁的秘密?”警察的措辞很谨慎,小心翼翼,“某人的,也许,跟权力有关。”我想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摇摇头。警察在我这里的唯一收获是那个又高又瘦的家伙,我犹豫再三还是说出了他的名字,胖妞的愤然离去无疑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

放在床头柜上的梨正在失去水分,白玉般的梨肉正在皱缩干涩,到警

察离去的时候,它的表层部分已经被大面积的锈色所覆盖。黄昏时分的晦暗开始侵入病室,一些陪床的家属纷纷买来了饭菜,只有我显得孤单无助。我拿过长满锈色的梨来啃着。我把它还原成一个梨。我扔梨核的时候小孙给我端来了一盒饭,我很感动,我说:“小孙你真是一个好兄弟。”

前不久我因公出差,在一个山区小县城里与小孙不期而遇。天空中正飘着灰色的蒙蒙细雨,小街两边那些高大的常绿乔木肃然而立,从它们的针叶上坠落的水滴沉甸甸地落在我们的脑袋和双肩。我们几乎同时发问:“你怎么在这儿?”小孙把我拉进了就近的一家酒楼,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说他早就不当什么鸟医生了,而是在办公司,这里有他一家分公司。我说:“你都有分公司啦?”他谦虚地笑笑说:“也就是让一个女人在这里照看一个小门面而已。”

在小县城里的这一顿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的几个菜非常特别,令我至今难忘。我从来不知道木槿花可以吃,更没想到红烧山鼠的味道这么好。我喝得眼皮发沉的时候,小孙忽然提起我当年被割的事,他说:“你不会想到是我们干的吧?”我摇摇头,我说:“什么事?我都把它忘了。”他说:“我也快忘了,只是看见你又想起来了,你怎么就一点也不怀疑我们呢?”我说:“没有理由怀疑。”小孙满脸酡红地笑着:“要什么理由?许多事情都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讨厌当医生,对此我们甚至有些恐惧。我们能治得了谁救得了谁呢?那时候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来割一割,结果找了你这个倒霉蛋。”我眯着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看着小孙:“小孙,你是不是醉啦?”小孙点燃一支烟歪着脑袋抽着,说:“谁醉啦?你说我醉啦?要不我们叫两个小姐上来试试,谁不行谁他妈醉了。”

我没跟小孙争下去。我想他是醉了。醉话是不可信的。我不大相信酒后吐真言之说,一个被酒精麻醉了、思维和记忆都紊乱了的人能有什么真言?有酒壮胆,吹吹牛倒是可能的。

那是一件不了了之的事情。我提供给警察的疑犯(那个又高又瘦的家

伙)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警察在稍做调查之后又一次来到病房里。这位警察显得高大笨重,他以一种略微前倾的姿势坐在我面前(这使我有一种压抑感)。他问我上次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还有别的遗漏。我先点头后摇头。我想表示我的不满但又不知如何表示才算恰当。警察最后说他不相信谁会毫无理由地对人下刀子。我说我也不信,可是我被人割了十刀。

警察用力抿紧嘴巴,仰起脸来朝着天花板眨眼睛。我躺在床上只能看见他的不断地翻转的眼白。他的眼白不大清爽,有些微黄浊的淤物。这时候我在想那个梨,虽然已被我吃掉了,但我拿不准它是否依然作为一事物存在于我们之间。

我的伤口愈合了。疮痍掉落了——它们先是像树皮一样皴裂,然后琐碎地、成片地掉落,它们落在床上、地上、卫生间里……鲜嫩绯红的疤痕裸露着……疮痍掉落了也就掉落了,委然于地,被尘封起来了,接着我就渐渐地适应了各种各样的沙沙声,这种声音不再使我害怕。我可以一边从容不迫地削梨一边跟女友(已不是胖妞了,医院病房里的那个梨使我们之间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境地)说俏皮话。我甚至还陪女友逛芝麻街,街边的倒槐树一片翠色。我站在倒槐树下看着又一家被焚毁的焦黑店面,偶尔回望一下几年前的那个夜晚,一股如陈灰般的气息使我疑惑不已。

初冬时节我和女友在阳光大酒家吃牛油火锅,强烈的味觉刺激使我唏嘘不已,由此我想到了和小孙在山区小县城吃过的那些颇具特色的菜肴,同时想起了小孙的酒话。我把这些话说给女友听。女友很困惑,她说:“什么什么?你被人割过十刀?”接着她鬼鬼地笑着说:“你骗我。”我说:“骗你干吗?”我就说那件事,然而我越说她越笑,而且笑得很色情,令人无法忍受。“回去吧。”她说。我知道她想回去干什么,果然一回到居所她就叫我脱衣服。“脱,都脱掉。”跟以往不同的是她两手叉在胸前看着我脱。我说:“你呢?”她还是那样笑着,说:“你脱完了再说。”我脱得一丝不挂的时候,她笑着朝我点头:“你说说那十刀都割在你的什么地方?”我指着我的